

Max Frisch

马克斯·弗里施小说作品

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

彬，北京之行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张佳珏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Bin oder Die Reise nach Peking

彬，北京之行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张佳珏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彬, 北京之行 / (瑞士) 弗里施 (Frisch, M.) 著; 张
佳珏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624-6353-5

I. ①彬… II. ①弗…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0334号



彬, 北京之行 Bin Beijing Zhi Xing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著

张佳珏 译

特约策划 周丽华

责任编辑 颖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虎溪重庆大学西门正对面)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80 1/32 印张: 3.625 字数: 51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353-5 定价: 1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在秋天经常带着小马克斯去树林里捡落在地上的水果。在自传体小说《蒙托克》里，作家通过叙述一些家庭琐事，反映了他小的时候家中的生活情形。

尽管家境不佳，弗里施的少年时代总的来说还是轻松愉快的。1924年至1930年，他在苏黎世州立实验文理中学读书，他称自己不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一直到毕业也没有在学习上遇到任何困难。在中学时代，有一个被弗里施称做W君的同学曾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十年之后，他在《蒙托克》一书里称W君是他当时“唯一的朋友”，并且写道：“我在各方面都无法与他相比。在班级里，他一直是尖子，但并不虚荣。他比别人聪明，但他没有因此而放松懈怠；他学得还是非常认真，一旦老师表扬他，他反而感到难堪。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好学生的楷模，他会故意对老师非常无礼。放学后我陪他回家，尽管我要绕许多路，但我觉得是一种收获，因为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尼采、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和叔本华。他父母很富有……他有着哲学家的气质。我对他脑袋瓜里能想出那么多的东

将真实和梦幻、回忆和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种表现手法在作者以后的小说中常被采用。

在弗里施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有两个人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德国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德国出版家彼得·苏尔坎普。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是世界闻名的德国作家，尤其是他的叙事戏剧和辩证戏剧理论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纳粹时期，他被迫流亡国外，1947年因在美国受到政治迫害迁居瑞士苏黎世。11月的一天，弗里施在苏黎世话剧院艺术顾问库尔特·希尔施菲尔德的家里初次见到布莱希特。此后，两人经常一起谈论政治、人生、社会、文学和艺术。弗里施尽地主之谊，向布莱希特介绍苏黎世，陪他参观工人住宅区、医院和学校。弗里施还热心为布莱希特组织作品朗诵会，向听众和读者介绍这位流亡作家的创作。当时，弗里施正负责莱齐格拉本露天游泳池的施工，他曾把布莱希特领到工地参观，两人还常常去苏黎

世湖游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里施和布莱希特交往频繁，弗里施经常将刚刚完成的作品拿给布莱希特看，请他指正，布莱希特也曾将他的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戏剧小工具论》的手稿给弗里施看，听取他的意见。他们的交往对年轻的弗里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戏剧大师对问题的透彻分析常常使弗里施产生面对“巨人”的感觉，布氏叙事戏剧理论对弗里施日后的戏剧创作影响深远，在许多剧作中，弗里施都自觉地运用了布氏戏剧的一些形式和表现手段，以期产生“间离效果”。弗里施曾多次撰文谈及与布莱希特的交往以及对布氏戏剧的看法，1966年写的长文《回忆布莱希特》，追忆了自1947年11月初识直到1955年9月在柏林绍斯湖路布莱希特住所的最后一次会面。

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1891—1959）是德国著名出版家，1891年3月28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奥尔登堡一个木匠的家庭，曾在柏林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辍学，战后尝试文学创作，

写过剧本和小说。1919年他在达姆施塔特结识布莱希特，两人在戏剧方面的合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他经布莱希特推荐去柏林乌尔施坦因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33年初任费舍尔出版社著名文学刊物《新评论》主编，1936年又全面主持费舍尔出版社工作。在纳粹统治时期，苏尔坎普设法躲过检查，出版了许多被纳粹政权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据统计，在1933年至1944年被纳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333名作家中，就有123人在苏尔坎普主持工作时在费舍尔出版社出过书。为了出版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苏尔坎普与纳粹书报检查机构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1941年12月方获许可。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精神》被认为是抵制纳粹的一本书，引起纳粹宣传机构的不满，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曾下令查封费舍尔出版社。1944年4月13日，秘密警察以“叛国罪和谋反罪”逮捕了苏尔坎普，不久将其关进了集中营。战后，苏尔坎普投身振兴德国出版业，率先获得柏林占领当局的出版社许可证。1947年11月，在德国

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卡尔·楚克迈耶的《魔鬼的将军》首演时，弗里施结识了苏尔坎普。这时正在积极筹建出版社的苏尔坎普，对弗里施的创作很感兴趣，而弗里施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众多的德国读者所接受。1950年7月1日，当苏尔坎普出版社正式成立时，弗里施和赫尔曼·黑塞、布莱希特等人一起成为该出版社第一批德语作家。同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946—1949年日记》，从此，弗里施的绝大多数作品均由该出版社负责出版。1959年3月31日，苏尔坎普病逝，弗里施撰写了题为《彼得·苏尔坎普》的纪念文章，追述了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这位出版家的情形。苏尔坎普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西格弗里德·翁塞尔德（Siegfried Unseld）继续与弗里施保持密切关系，对他的许多作品得以问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斯·弗里施终生将自己的作品交给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也让这家出版社名利双收，他的长篇小说《施蒂勒》（*Stiller*, 1954）是苏尔坎普出版社历史上第一本销售超过一百万册的图书，长篇小说《能干的法布尔》（*Homo faber*, 1957）

上敲了敲之后，再次举目远眺广阔田野上的夜色，月光宛如一头黄色的猫蹲在他的肩头。他极目远眺：蟋蟀，丰收在望的田地，情人们，栖息在黑暗的树枝间的小鸟，沉睡的小鹿……因为元帅也是一个狂热的猎手——显然仅仅出于对无能的警卫的愤怒，他突然按铃，开灯，发警报，士兵们！自然白费力气。甚至听见孤零零的一声枪响，响彻星光下的辽阔的夜空。然后一切依旧：宁静，蟋蟀，星星，卫兵的脚步声。然而，即使到了东方发白时，他们也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一具游击队员的死尸，甚至连血迹也没有。（而元帅，虽是这场丑恶的战争中的名人，但他早已阵亡了。）

有关彬的事情就说这么多。

那是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备有皮垫靠椅的角落里，正如人们每晚下班之后来这里喝一杯樱桃酒、看看报纸一样。蓦地，在多年等待之后，我们面临一个切身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究竟有何希冀。如今，至少半辈子已经过去了，暗地里，我们开始在企盼落空的那小伙子面前感到羞愧。老这个样子自然是不成的。我

示意茶房过来，付账离去。他举在手中想帮我穿上的大衣，我接过来搭在手臂上，还有那个图纸卷。

外面是一个不可名状的傍晚。

我走着。我朝着一种思念之情指引的方向走去，这种思念之情并不值一提，因为它每年卷土重来——我们了解这一点并发出会心的微笑——它是一种季节的情愫，是一种对新的人的三月间的怀念，对于这些新的人，我们自己最好也是新的，这样，就值得围绕许多事物开怀畅谈，纵情畅想，乃至热情奔放，兴奋不已，它是对于与一个陌生的女人进行初次长谈的渴望。啊，就这么外出漫游，进入夜境，置一切边界于不顾！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跳过我们内心的任何边界的……

自然，我没有遇见什么人。我信步而行。我也可能驻足于一个橱窗之前。和女人搭话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有的人具有这种天赋，有的人就没有。可是我觉得这非常美，外面是傍晚的珍珠母湖，空气如此清新，三月间的这样一个晚上如此柔和，开阔得出奇，又蓝得出奇，一阵叮咚作

响的钢琴声高亢扰人，它在静谧的玻璃般透明的天幕下萦绕，或可笑，可笑得那么感人，或肃穆，肃穆得催人泪下，情趣低下，流行歌曲似的，达到极乐境界。可是，我却继续信步徐行，悲哀地走过我无心欣赏的花园。一个厨娘牵着她主人的狗散步，狗儿嗅遍每个角落，而四处还留着最后的一些树荫下的残雪，一小堆过了时的冬天。鸟儿在半明半暗的暮色里唧唧喳喳地叫。那厨娘消失在一扇花园门里。

后来，我脚步沉重地走过森林。

后来，月亮也升起了，它宛如一面铜锣浮悬于一片出人意料而从来无人知晓的沼泽地的芦苇之上，浮悬于一片呱呱蛙声之上，我觉得好像没有走多久，就突然伫立于中国万里长城之前了。

“彬，”我说，“这可真是古怪啊，——这肯定是一种幻觉——”

彬微笑着。

面对这幅不可思议的景象，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有

人正等候着我去吃晚餐，而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无可置疑的念头。彬微笑着。这长城看上去就跟图画上的一模一样，犹如一条石蛇，蜿蜒穿过一片辽阔的、荒凉的、丘陵起伏的原野。时而，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用大拇指从城墙上刮下青苔、沙土以及从风化石块上剥落下来的东西和数千年的积尘。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然后他又把它吹掉，用袖子在那上面拂拭——

我曾问过彬，下一步走哪条路。

“这取决于，”他说，“你想到哪儿去。”

我连这个也不知道……

从那边下山的路是一条步行的小径，常消失在灌木丛中；真得当心，别让树根绊倒，月光轻泻在路边的一条玻璃般的溪流里……有一次，彬问情况如何，我们所干何事？我用胳膊挟着那个图纸卷，那是日常事务的标志。我耸耸肩说：

“不算多。”

有活干，有饭吃，有钱赚。

“那边还老是在打仗，”我后来说，“谁也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我们长久地谈论战争——

景色并不如料想的那么奇异陌生，那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有着岩溶地貌的偏僻山区里，我们见过类似景色。我们在一条陡峭的峡谷边沿上走着，在我们下面，看不见的深渊里的水哗哗地奔流着。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石头天体上究竟能否继续前进，我们似乎也不能视这个天体为我们亲爱的地球，如此巨大，而无时间，无植物，无村庄，如此孤寂而荒凉，与人类无缘，一片石灰岩的荒漠，石化波涛的海洋。云在我们头顶飘过，银白色，形同泡沫，像群神在岸边嬉戏。在云层的阴影下，一切显得更加坚硬、更加死寂，一条熔岩的山脉，我们走呀，走呀——这一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突然，我们来到了峡谷的尽头，眼前是一个奇异而可爱的山谷，一满湖盛开的睡莲，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个奇迹般的鲜花怒放的湖……

这般奇迹是有的。

在岩溶地貌的孤寂山区里，这一切我们都曾见识过……

在彬的调皮的烟斗后面，再也掩盖不住他因我惊异得再次停步不前而表露的快乐。

“对的，”他说，“就是这儿了。”

“北京？”

“就是这儿了……”

我们俯视一派春天的景色，我们见到广阔无垠的、柔和而泰然自若的山丘，绮丽可爱的林木，大道纵横，阳光璀璨，溪水犹如银带闪闪发光，在远方是人居住的城市，屋顶，桥梁，蓝波涟漪的海湾，塔楼，在那上面回旋的鸟儿——

过了一会儿，彬问：

“我们走吗？”

我再次想起那晚餐。

“我们一到北京，”后来我边走边说，“我就要给我妻子拉潘琪儿寄一张明信片！那上面要有所有这些屋顶啦、塔楼啦、桥梁啦、风帆啦，以及盛开的莲花，还有在天上回旋的蓝鸟儿。”

彬微笑着。

“是的。”他好像根据多年的经验说。

那些黑水牛——在远方是开阔的大海，而这里，在我们乘坐木筏的地方，则是一片生长着无边无际的芦苇的平地，里面尽是小水潭和矮林子的荒地，蚊虫乱舞，蜻蜓营营，还有开着花的睡莲——而主要的是那些黑水牛，它们躺在棕色的小水潭里或站在那里，瞪眼呆看着我们，它们愚顽不灵，静止不动，力大无穷，其意图和行为难以捉摸：对此，我也曾有过经验。

我们在它们身边滑行而过——

有时我觉得，河流仿佛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安静，也像人到成熟年龄一样。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到海边……鹤从芦苇丛中飞起，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一直飞向薄暮的远方。而在我们身后，我们屡屡见到，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浮悬在它银光映照的波涛上。它那么近，又那么大，呆望着沙沙作响的芦苇丛。

总有一天，我们必然会到海边。

我们现在来到岩石伸出水面的地方，岩石苍白如垩，水呈绿色，修道院倒映其中，修士站在他那只极小的平底船中捕鱼——

那是一个星期五。

“果然不错，”我对彬说，“那就是他！”

“谁？”

“看见他那只瘫痪的胳膊，他的黑胡子，我就认出是他。他穿着黑修士服，戴着一顶希腊牧师的圆筒黑礼帽。但是，你会看见，他的脚上包着的却是旧脏布，那是高贵的旅游船上用的那种窗帘布！……正是这位修士，他曾赠我以橄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我却从未给他写过信。”

当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几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啊，天使呀，我想，让那个早晨重现吧，那个馈赠橄榄的早晨！……我为天使又补充解释，那是一个星期五。而自古以来就喜欢在渔翁和牧童身边盘桓的天使想必果真听见了我的话，那渔翁已经瞥见陌生人了。

“虽然后来，”我对彬说，“不由自主地常常思念你，但

我已说过，我从未给你写过信。”

为了迎迓来宾，他放下了网，把他那只歪歪斜斜的小平底船撑到岸边。他担心我会受冻，这种忧虑先叫人感动，后来显得可笑，最后却叫我心烦。因为这是天刚破晓的凌晨时分。他无法理解一个陌生人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干什么，我们缺乏能够解释清楚的共同语言，即使有了共同语言，要解释清楚也必然十分困难。所以他不断地劝我穿上他的肮脏的修士服，以免受冻，除此之外我唯一理解的是，他要用食物款待我。我本来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而来的。可是如果我摇头，就会得罪他，最后我想，那些神圣的庙宇固然每天都屹立在那里，可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会遇见一个人的。所以我就踏着沉重的步子，徐缓地跟在他后面走，怀着半是感激半是气恼的心情。于是他带领我走上归途，每走几步就回头看我跟上了没有。我们攀缘岩石而上。他回眸一顾时，露出一一种钟情的微笑，男子竟有这种微笑，真是见所未见，难以置信，甚至让我们怀疑他居心不良。后来，我们坐在他的修道院前，因为他是这摇摇欲坠的四